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叢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五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七

人部十六

老人

五十

六十

七十

老人一

原說文曰老考也 尚書曰五福一曰壽 易曰枯楊

生稊老夫得其女妻 毛詩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又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鮐背以引以翼 禮月

令曰享壽星於南郊 增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

者五貴有德貴貴老貴長慈幼貴老為其近于親也

又曰天子巡狩諸侯待於境天子先見百年者

問其國君

以百年者所
在而往見之

子曰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續漢書曰仲

秋祠老人星於國之南郊

老人二

原論語識曰堯舜遊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遊河渚曰
河圖將浮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 尸子曰湯問伊尹
曰壽可為耶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為弗欲則不可為也

禮記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

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 周書曰文王召太子發曰

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守守之哉傳之子孫

尚書中侯曰齊桓公封禪謂管仲曰寡人日暮仲父

年艾 左傳曰燭之武對鄭伯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

今老矣無能為也已 增又曰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

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

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 又曰天王使劉定

公勞趙孟於潁館於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子盍亦遠
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
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
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也 國策曰子奇年
十八齊君任為東阿既行而君悔焉使人追之囑使者
曰未至追令還已至勿追未至東阿使者反齊君問故
使者曰臣見子奇同載者皆白首矣夫老者之智少者
之決此必能治東阿矣王曰善哉 原說苑曰楚文王

伐鄭使王子革子露居二子出遊老人戴畚從而乞焉
不與搏而奪之畚 戰國策曰昔者秦魏為與國齊楚
約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
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出可
乎曰敬諾遂約車遣之且說秦王秦王遂發兵救之
史記曰秦始皇謂王翦曰將軍老矣何怯也 又曰伏
生秦博士孝文欲求治尚書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欲
召之是時伏生老不能行詔晁錯往受之 增又曰李

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自謂七十嘗從武安侯飲坐

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遊射處老人

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原漢書曰馮

唐老為郎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為郎又曰張安

世薦蘇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宣帝以武著節老臣令

朝朔望號稱祭酒神仙傳曰淮南王安好道術八公

詣門門者見其垂白不肯通八公皆化成童子色如桃

花門吏白王王迎之登思仙之臺八公還成老人授之

要道 增晉書曰華表太始中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
乞骸骨詔以表清貞素履有老成之美而以疾固辭今
聽如所上祿賜與卿同 又曰祖逖進鎮雍丘略定河
外躬自勸督農桑克已施下百姓感悅置酒大會耆老
中坐流涕曰某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復何恨 又曰周
訪少時遇善相者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
岳功名略等但陶上壽周下壽優劣在年耳 原世說
曰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問曰卿何以先老

荅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隆冬轉茂 增齊

書云虞玩之字茂瑤年老有疾請退曰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即馳驅老宜休息知足不辱臣知足矣 後魏

書曰尉元許致仕詣闕謝見於庭命昇殿勞宴賜以玄冠素服又詔克三老給上公之祿 唐書曰太宗將伐

遼召李靖入閣賜坐御前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威薄展微勞今殘年朽骨惟擬此行陛下若不棄

老臣病其瘳矣帝愍其羸老不許 舊唐書曰蕭德言
以年老請致仕太宗下詔曰卿年齒已衰教將何恃所
冀才德猶茂卧振高風使濟南伏生重在茲日關西孔
子故顯當今 又曰嚴綬才器不踰常品事兒嫂過謹
為時所稱常以寬柔自持位躋上公年至大耋前後統
臨三鎮皆號雄藩所辟士親覩為將相者凡九十人其
貴壽如此 胡野僉載云武部侍郎侯知一以年老敕
令致仕知一乃詣朝廷跳躍馳騁以示便捷時謂知一

不伏致仕 開元遺事曰開元東封有太原人于伯龍者年一百二十八歲精爽不昧其子已卒兩孫隨之各年七八十 事文類聚曰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路險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治五味而壽亦衰矣 洞微志曰李守忠為承旨奉使過海至瓊道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其叔父皆年一百

二十餘又見其祖自稱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次見如
雞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也不語不
食不知其年歲 幽怪述異記曰鍾離人顧思遠年一
百十二歲七子年少者已六十頭有肉角長寸許穰城
有人年一百四十歲不能飲食曾孫婦乳之荊州人張
元始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一百十六歲終將終
人人告別又窮山林處處履遍 周史曰五代王仁裕
家遠祖母二百餘歲 又曰蕭愿字惟恭梁宰相頃之

子也事父母以孝稱後為兵部郎卒之時年七十餘母猶在堂一門壽考人罕及者 洞微志曰邵伯溫言洛陽有老人曰党翁者賣藥洛水北南行步甚快自言五代清泰中嘗為兵經事柴世宗有放停公帖可驗其衣服猶唐裝也有妻無子有問以前事者皆不答元豐中不知所在計其壽當一百七八十餘 元史列傳曰拜降父呼都克武勇過人從世祖南征年幾七十每率先士卒冒矢石身被數十創戰功居多 又曰高納麟至正

十二年江淮盜起帝命總制江浙三省軍馬詔直省舍人海玉傳旨慰諭納麟北面再拜曰臣雖耄老敢不黽勉從事盡餘生以報陛下 又曰石天應為陝西東路行臺兵馬都元帥台將佐謂曰吾年垂六十耄將至一旦卧病牀第聞後生輩立功名死不瞑目矣 又曰寶默年八十公卿皆往賀帝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加益數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久之 又曰王磐廣平永年人日本之役師行

有期磐入諫帝震怒且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
有他心而然耶磐對曰臣赤心為國故敢以言今臣年
已八十况無子嗣他心欲何為耶年至九十二卒之夕
有大星隕正寢之東 又曰李治晚家元氏買田封龍
山下世祖即位復聘之欲處以清要官治以老病求還
山至元二年再以學士召就職暮月復以老辭去卒年
八十八 又曰吳澄撫州崇仁人至治末修英宗實錄
成即移疾不出天歷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

為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
澄卒年八十五 又曰曹伯啟天歷中起為淮東廉訪
使陝西道行御史臺中丞使驛數遣伯啟喟然曰吾年
且八十尚忘知止之戒乎終不起天下高之 又曰趙
世延拜中書平章政事固辭不允詔以世延年高多疾
許乘小車入內至順元年與修經大典屢奏臣衰老乞
解中書政務專意纂修帝曰老臣如卿者無幾求退之
言後勿復陳 又曰王英益都人善用雙刃人號之曰

刀王至元中李志甫等兵起時英已致仕伯撒里謂僚
佐曰是雖鼠竊狗偷非刀王行不可其人雖老必可激
以義乃使迎致之英曰國家有事吾雖老其可坐視乎
據鞍橫槊精神飛動馳赴焉 又曰至正中毛貴陷益
都英時年九十有六乃謂其子弘曰我世受國恩今老
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
乎歎曰遂卒 明詩傳曰林春澤字德敷年百歲有司
為建人瑞坊子應亮以戶部侍郎侍養亦年七十矣拜

起矍鑠如少壯卒年百有四歲 又曰楊巍以太子少保晉太保歸田十五年年九十三而歿功名壽考未有其比 又曰董灃字復宗年六十七往師王陽明晚究心內典 又曰文徵明授翰林待詔未衰求退清名長德主吳中風雅之盟者三十餘年年九十而卒

老人三

原永錫

有終

詩永錫難老禮記大道之行也使老有所終

耄矣

皤然

左傳石碣曰老夫耄矣

又皤背之皤皤然

避車

墮履

禮記見老者則車徒避頌白者

不以其任而弟達于道路矣注任謂擔持物也張
良傳良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墮履良取而跪進之

雞皮

鶴髮

劉熙釋名云咽皮如雞皮

五代

二毛

三赦

左傳君子不禽二毛又曰愛其

皤皤

冉冉

班固

辟雍詩皤皤國老
駢老冉冉其將至兮

離

上齒

減年

禮記虞夏殷周
天下之盛王未

有遺年者是故朝廷同爵則上齒謂老者在
劉平傳平為全椒令百姓感化減年從役

善飯

安車

廉頗傳趙王欲用廉頗使使視之使者還報王
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本傳漢武以安車徵

枚乘乘年
老道病卒

增大齊

長生

莊子楊朱曰百年壽之大
齊得百年者十無一焉

廣成子曰無勞女形無
搖女精乃可以長生

四事

三願

列子楊朱曰生
民之不得休息

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
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
王賜之父
老昏拜閭丘先生獨不拜疑而問之對曰未
見大王所望者三願賜臣壽賜臣富賜臣貴
說苑齊宣

澣裙

留枕

漢書石建為郎中令建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
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

身自澣灑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
史荆州上津鄉人張元年一百一十六歲終時人以為
知命湘東王愛奇
重異羨留其枕

躍馬

跨鞍

源懷傳源懷正始初
蠕蠕入寇詔加懷使

持節侍中出據北蕃懷跨鞍執稍躍馬大呼顧賓客曰
氣力雖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

時年六十一至雲中蠕蠕亡逆魏書畢眾敬年已
七十鬢髮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年

不倦

彌勤

傅子胡昭外同乎俗內秉純潔心非其好
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北

史趙逸字思羣性好墳典白
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擇卷

霜顏

雪髮

唐李白不知幾甲子

猶到冰霜顏
文潞公
詩素髮飄飄雪滿肩

皓髮

華顛

漢武故事帝過郎署見顏駟廐

省皓髮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
答曰臣文帝時為郎上曰何不遇也
駟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

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至老不遇
類書蔡邕曰華顛胡老又崔駰達旨曰唐且華顛以悟

秦甘羅童稚而報趙又劉向新序曰齊有閭丘昂年十
八而求仕宣王曰子年尚稚問丘昂曰昔顛頊行年十

二而治天下秦項索七歲為聖人師由此觀之昂不肖
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尺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

也夫士亦華髮墮
顛而後可用耳

一氣

同甲

典刑錄魏公六老圖樂工致語云六人四

百四十歲好是同貞一氣生
彙苑文潞公程珣司馬旦席汝言皆七十八為同甲會路公詩云四人三百十

二歲況是同
生甲午年

榆年

嵒景

漢孟嘗傳年歲有說桑榆
行盡江淹詩屬我嵒景

半賞爾若光初按嵒景嵒之景
若光若木之光一喻老一喻少也

杖鉞

書屏

山堂
肆考

宋太師大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昔師尚父九十杖鉞
秉旄猶未告老此諸葛元遜所以屈張昭也又宋劉

器之曰富韓公年八十書座
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原無下拜

不提挈

左傳

天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以伯舅老耄加
勞賜一級無下拜禮頌白者不提挈

操儿杖

給韋袍

禮記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注從就之晉
書劉弘為荊州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齊其

苦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
襦乃謫主者遂給韋袍旋帽

增真率會

耆英堂

彙苑司馬光六十五作真率會詩路公傳文潞公留
守西都集洛中公卿大夫年高有德者為耆英會就資

聖院建大廈
曰者英堂

摩銅狄

授玉杖

東漢蒯子訓有神術與一老翁共尊尊銅

狄人於長安東口適見倚此已五百歲矣故旅大覺詩曰鶴髮飄飄紫府仙丹符劍狄不知年續漢書曰民

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舖之以糜玉杖長九尺端鳩飾鳩不咽之鳥欲老不咽也

種壽泉

却老霜

清異錄仙家以津液灌溉丹田為種壽泉又以九鍊松枝為之可辟穀長生

原貴

德尚齒

深計遠謀

禮有虞氏貴德而尚齒韓詩外傳曰楚丘先生被蓑帶索見孟嘗

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先生曰惡將我使而老哉使我投石拔距于追車赴馬

乎吾將死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而遠謀乎設精神而決嫌疑疑吾乃始壯矣何老之有

同爵尚

齒敬長貴老

禮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於軍旅矣又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

其近於凡也

皮似班梨

目如濁鏡

釋名曰凍黎老人皮有班黑如凍黎色也

陸機百年歌曰殘目如濁鏡

日暮塗遠

鐘鳴漏盡

史記主父偃曰吾日暮塗

遠故倒行逆施之王以豫杜未聽豫報書曰年過七十而居位猶鐘鳴漏

又魏田豫為衛尉乞避位司馬宣

盡而夜行不止罪人也拜大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悲

從衰得白

引戶校年

文選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禮記三王養老皆引年注

髮將種種

心既諄諄

左傳盧蒲癸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趙孟年未五十而諄諄然如八九十者

增音吐鴻暢

年力康強

唐書盧鈞為太子太師帝元日大享含元殿鈞年八

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歎石林燕語文潞公致仕入對神宗見其年力康強問卿攝生有道乎潞公

對曰無他臣但能隨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不敢作過當事上以為名言

廉頗遺矢高

允墜車

本傳廉頗奔魏趙王復思頗使使者視頗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臣與坐頃之三遺矢

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本傳後魏高允年漸期願志識無損孝文以為光祿大夫其年有事西郊詔御馬車

迎允就馬馬忽驚奔車

李嶠龜息

裴度龍鐘

山堂肆考

覆傷眉帝遣醫療之

唐袁天罡與李嶠同宿袁聽嶠息在耳中賀曰郎君必壽此龜息也劇談錄裴晉公微時罵遊洛中一日策

蹇驢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柱立曰蔡州何時得平見晉公愕然而退有僕夫在後聞

其語曰適憂蔡州未平須得此人為相僕以告公公曰見我龍鐘故相戲耳

精爽不衰

進取彌銳

魏書羅結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百二十卒山堂肆考唐中宗以唐休璟同三品休璟

年八十餘
進取滿載

錢朗顏童喬琳耳聵

山堂肆考錢朗南
呂人仕唐累官先

祿大夫太宗朝歸隱廬山得補賜還元之術玄孫數人
已皓首矣而朗顏貌猶如童子一日語家人曰我適為
上清所召今去矣俄而絕數日顏色如生年一百七十
餘歲 本傳唐喬琳衣老耳聵上或時訪問應對失次

猶知管任不復事人

世說山公以器器重朝廷
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本

傳梁震唐末登進士第高季興愛其才欲留之震退而
築室洲上拔鶴筆稱荆臺隱士曰吾老不復事人矣

原渭濱之叟翼周

太公

商洛之皓匪漢

四皓

絳老辱

在泥塗 馮唐屈於郎署 矧過及耄之年 宜申在

宥之典 教將行於邦國 弟先達於朝廷 況當尚

齒之朝 難許遺年之議 少不如人方辭鄉國之使

老而無子始為絳縣之師 安車駟馬雖申公之已

老 深計遠謀乃楚丘之始壯 日落桑榆感末光而

向盡 年催蒲柳嗟弱質之先零 已上白帖 原五十養鄉

禮記五十養於鄉

杖家

禮記五十杖於家

異糲

禮記五十異糲糲糲米也音張

命爵

禮記五十而爵

服官政

禮記五十曰艾服官政注駸也蒼白如艾可為事其官也

不致毀

謂居喪也

不成喪

成備也 不備禮

不備禮

送喪不散麻始喪不備禮

不力政

五十不從力政

命為大夫

禮記五十命為大夫

置為三老

漢高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奉衆善置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為縣令丞尉以相教勿繇戍無

車不弔

五十無車不越端而弔人始衰也

親沒不髦

髦子飾也

增知非

啟蒙

護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朱文公五十七編易學啟蒙孝經

方娶

遲歸

江南野史陳脫處士五十方娶李白詩我年五十七歸去誠已遲

白髮榮

名

東坡詩埃白蒼顏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白詩我今五十七榮名得幾時

除侍讀

薦御史

東坡年五十一除中書各人又除翰林侍讀唐韓愈年五十一薦殷侑狀云兼通三傳旁習

諸經堪任御史太常博士

入京師直玉堂

周濂溪先生素貧初入京師鬻其產以行

擇留美田十餘畝畀周興任之以埽灑其父郎中之墓

會夾谷

貶潮陽

孔子年五十二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韓愈年五十三上疏論佛骨貶潮陽刺史至藍關有

詩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造僧廬

赴幕府

韓愈在潮州年五十有四

有一老僧號大顛聰明識道理愈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杜甫年五十四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曰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

生道保

婚韋妹

彙苑元稹字微之年五十八歲生子

命名為道保崔元諒任益州參軍欲娶婦忽夢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婦君婦今日方生乃夢中相隨到東京

履信坊住一屋下見婦人生女曰是君婦崔寤殊不之信俄所議之女暴亡後官四品年五十八乃婚韋涉妹

年始十九履信坊下尋勸歲月正與夢中相合

年當富貴

本傳朱買臣常刈薪柴以給食

據束薪行且讀書其妻羞之買臣曰吾年五十當富貴後拜會稽太守

過二

孔融書孔融與魏武

帝書曰五十之年忽焉已
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

始應召

孔愉年五十一
始應召為參軍

松菊主人

韋玄微擢進士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營
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一取一班一級

不見其味將為松菊
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何有宦情

南史何胤隱若耶山
雲門寺梁武帝詔為

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諭意胤
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

杜陵遠客

杜甫年五十六在夔州西閣立春日詩
正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

始

工詩

本傳唐高適年五
十始為詩即工

有濟時意

江南野史辛謙五
十不仕而慨然有

濟時
意

得第

雜錄唐孟郊字東野性介少諧合韓愈一
見為忘形交郊年五十得進士第郊為詩

有理趣為愈所稱卒
張籍諡曰貞曜先生

加三

樂天詩老校於君年幾
許今君半百又加三

今年花前

樂天詩今年花前五十五

長慶秋

樂天詩長慶二年秋我今五十一

三品官

同上身為三品官年已五十八

娶丞相女

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柘槁樵

悴鬚鬢皓

白家貧不娶故相國文定公李迪就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

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先生箕帚先生因固辭文定曰弟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幸壻李氏先生

於是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袁老藜藿不克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敢不成相國

之賢名遂娶之

入中書

分定錄曾公慶歷八年過杭州同僧元達往天竺禮聖像至路口望見有

婦人衣潔獨行而前呼曰上座從曾舍人來耶舍人五十七歲入中書上座其年亦受師號

廬山

高節

雜錄劉渙為潁上令以剛直不屈於上位即棄官家於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修與渙同年進士

也高其節作廬
山詩以美之

衰顏

東坡詩贈寫真道士李得素曰
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

此如小學書成

朱文公五十八
編小學書成

原六十宿肉

禮記六十宿肉

不親學

不能脩
弟子禮

不與戎

六十不
與戎政

歲制

禮記六十
歲制喪具

養國

杖鄉

禮記六十養於國
又六十杖於鄉

頤指

耳順

禮記六十

曰耆指使注指使使人也言不
躬親於事也六十而耳順

增年登

旬滿

樂天
詩今

歲日餘二十六來歲年登六十二
蘇轍詩年更六十七旬滿三百六

致仕

封王

文范

二鎮舉孔文仲為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
怒罷文仲歸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請致仕

疏凡五上宋曹彬為神武將軍伐蜀克成
都堯年六十九真宗臨哭之追封濟陽郡王

刪詩書

序學庸

孔子 朱文公年六十序大學中庸章句

建大功

為常伯

羊祐

字叔子遊汶水濱父老謂曰孺子有好相年六十建大功既言便去不知所終魏善相者謂應璩曰君六十

二為常伯而當有厄

原居喪不毀

征蠻可用

禮記六十不毀東觀漢記馬

援年六十二請擊五溪蠻帝憇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雙鑠哉是翁遂遣援

增景薄西山

老如盛年

東坡我年六十顏景薄西山

伊川行狀伊川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全今六十三矣校其筋力如盛年無損若人待老而保生是猶貧而畜積

心情多少

志氣奮揚

心情多少在六十二

三人 蠕蠕主阿那瓌犯塞詔李崇以本官都督北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揚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

六十九幹畧如少者明帝
目而壯之朝臣咸稱善

為博士

漢武帝招賢良文
學士時公孫弘年

六十徵
為博士

清源丞

唐張柬之年六十三為清源
丞善相者曰當位極人臣

原七

十杖國

養學

禮記七十杖于國
又七十養于學

賜杖

斲輪

詳受
玉杖

注莊子齊威公讀書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
而問曰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夫臣斲輪不徐不
疾得之于手應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臣不能以
喻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受之於臣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則席懸車

七十君問則席注則席在
席而與言七十懸車

增抱麟

跨鶴

孔子東桑生不知何許人少遇異人授以修鍊
之術能辟穀父娶之曰吾不欲為凡世度子孫耳

乃閉一室坐養數十年一日謂家人曰吾道成
矣遂手畫一鶴于地跨飛而昇時年七十六

原賜

几杖 乘安車

禮記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注不得謝為不聽致仕也

又大夫七十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矣

遇周文

師絳縣

呂望七十

遇文王

絳縣人老矣趙孟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

增答老翁

肖嬰兒

漢使過河東見一女子答老翁翁受杖甚恭問之云此妾之子也昔

舅氏伯山甫以神方教妾使服之不精致此衰老故杖之問其年曰妾一百三十歲兒纔七十餘耳 魯有單

豹者辟世離俗岩居谷飲年七十而猶肖嬰兒

好墳典 罷春秋

趙逸在魏歷中書侍

郎好墳典年七十手不釋卷 下詳後詩

官登三品 俸沾五十

貞觀中張寶藏

為金吾長歸鄴陽路逢少年田獵割鮮食倚樹歎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如此傍一僧曰六十日內

官登三品何足歎也言託不見寶藏即時還京師時太宗苦于氣病衆醫不效寶藏即具疏以乳煎華方服之立瘥授寶藏鴻臚卿時正六十月矣

樂天詩壽及七十年俸沾五十千

講東堂

安定貞善第街成帝時貞常自第其年七十三至期果死又曰北邙青隴上孤檣之西四丈所

鑿之七尺吾葬地也貞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

葬焉後漢周磐年七十三謂子曰吾夢先師東里先生與講于東堂之異既而衣

原貳膳

七十貳膳注貳副也

衣

帛

七十非帛不暖

傳家事

禮記七十老而傳注傳家事在子孫

必與揖讓

七十

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人君必與之揖讓謂致仕者

酒肉處

禮記七十唯衰麻在

身飲酒食肉處於內謂居喪也

不與賓客

七十不與賓客之事

古稀

古詩人生七十

古來

不知紀年

左傳晉悼公夫人食與人絳縣人取年長矣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

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使問諸師曠曰七十三年

增

恭敬待命

說苑成回學于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

畏鷹龍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原何敢釋恭

魯國有恭士者名曰紀行年七十其恭益甚魯

君曰何不釋恭紀曰君子好恭以成名小人學恭以除刑行年七十常恐命錢之如何敢釋恭

虛左

魏有處士曰侯亮年七十家貧為大梁門門者魏信陵君置酒大會客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

七十

為夫

南陽鄧縣有甘谷水甘美其山上有大菊落水得其滋味谷中三十餘家不復穿井仰飲此水上壽

年百二十三中年
八十七十為夭

圖上方略

趙克國年七十餘圖上
方略請自將擊先零

登祖壽

何胤隱若耶山胤家世年皆不永惟祖尚之至
七十三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

言甚悽慘後

劉楊同軌

蜀志陳壽與譙周別周曰昔
孔子七十三劉向揚雄七十

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
揚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

至叅

政董德元再薦試禮部合格廷對為天下第一遺報家
書詩云故鄉若問登科事便是當年老榜官後七十

至叅

大孔三年

北齊使來聘梁訪徐陵春秋陵曰小
如來五歲大孔子三年謂七十五也

升坐

隋文帝幸洛陽公孫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帝
命升殿坐問其年幾以實對帝哀其老嗟歎久

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
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帝甚悅

占對清明

唐趙昌
德宗台

問狀時年踰七十占對清明帝奇之復拜安南都護

雉朝飛

韓文牧犢子七十無妻感野雉作雉

朝飛

醉舞

白樂天年七十四賦詩云婆娑醉舞遺孫扶又云風光拋得地七十四年春

筋力柔彊

王希夷隱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喜讀周易老子解松柏葉雜華年七十餘筋力柔彊刺史

盧齊御就謁問政答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言足矣

講乾卦

宋紀宋熒士王昭素有學行太

祖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令講乾卦至九五斂容對曰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証據因示諷諫微音太祖大

悅問以治世養身之道曰治世莫如愛民養身莫如寡欲太祖愛其言書于屏風識之不忘

詔不

起范鎮元祐初以詔起鎮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辭四臣入侍鎮辭曰六十三而求去並以引年七

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

步訪兩蘇

宋巢谷蜀山人也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

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翁山徒步訪兩蘇轍驚曰此非
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

厭時谷年七十三矣將復見軾
于海南輟懸其老且病固止之

中庸先生

張特立元
世祖在潛

師首傳旨諭曰張特立養素丘園易代如一今年幾七
十研究聖經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中庸先
生

原八十致膳

常珍

八十每月致膳
八十常珍

釣渭誌

墓

姜太公陳堯佐將終自誌其墓曰宋潁川先生堯
佐字希元年八十二不為大官一品不為賤卿相納

祿不為辱三者備可歸
息于父母棲神之域矣

增增秩

焚契

孫述父嘉之
年八十猶為

今述求降外官乞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致
仕樊重世善農稼貨至巨萬而暇瞻宗族恩加閭井

年八十餘終素所做貸
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帑

蒼髯

雪鬚

古詩弟子蒼髯
年八十養生世

世受遺書 又睢陽五老祁國公杜衍年八十詩云花朝月夕隨時樂雪嶺霜鬢滿座春

眼方

行潔

仙人睡子方陶弘景年八十一眼有時而方管寧名行高潔望之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能因

事尊人于善人皆化服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莫不嗟歎

精爽

壽貴

紫霞學道

妙庭觀其徒其衆年八十四常精爽一日語徒曰我將歸矣遂逝 太守時員寧元史館編修壽八十四王處

訥推其命孤薄三命禽畧六壬迺甲俱無壽貴之處謂寧曰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必有列土侯王在戶寧

曰母嘗謂某生時方臥草錢文穆王元瓘往臨安拜莖至門兩作戲于茅簷甚久浣浴襪藉徘徊方去

賜几杖

問籌策

李克字大遜延平中詔舉隱士徵克為博士後年八十以為國三老賜以

几杖 趙克國年八十朝廷有四夫大議邊陲重事常與參其謀問籌策焉

伯始練事

公度攝生

本傳東漢胡廣字伯始為三公時年已八十而心力猶壯練達事體舊唐書柳公度言

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謂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

原齋喪

不及東西必見

禮記八十者東行西行不敢過注不敢過禮記八十者東行西行不敢過注

言道經之必見也

曰耄

說文八十曰耄

鼓缶

易曰是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也

杖朝

禮記八十杖於朝

五豆

鄉飲酒禮八十者五豆

月制

八十月制喪具

月存

詳上

不俟朝

八十不俟注不待朝事畢歸

非人不煖

八十

復口筭

漢武帝令臣年八十復二筭注二口之筭不入兵革之賦

他罪勿坐

宣帝詔八十

十已上非經告殺傷人他皆勿坐

即驗

平帝詔婦女非身犯法男子八十已上非生不道詔所名

捕他無得繫當
驗者即驗問之

一子不從政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

二口不預

賦 增天下中庸

六老固序胡廣字伯始孝廉為天下第一五選尚書僕射為太傅時年八十

十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似老嫗

漢蔡義為丞相年八十短小無髮疑若飽

似老嫗行步佻僂常兩吏持夾乃能行

過廉頗

呂岱年八十討孫破賊廉頗式張承與岱書曰足

下上馬輒自起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

其人如玉

晉宋纖字令艾年八十為學不倦酒

泉太守馬岌造馬織高樓重閣拒而不見岌銘詩於石曰丹崖百尺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蒼蒼名歸林其人如玉

維國之琛空通人返寔勞我心

夢兩疋絹

沈慶之臨賜死時年八十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曰

此絹足度窳而謂人曰老夫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餘

諱老

後魏傅永字脩則為刺史年踰

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稍
常諱言老自稱六十九

守道彌固

魏韓暨字公至
詔曰暨澡身浴

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道彌
固可謂純篤老而益節者也

年最出羣

唐九老懷
州司馬安

定胡杲年八十九詩云閑居同
會在三春大抵愚年最出羣

尸解

唐杜光庭進取
不利入天台山

學道為道門領袖後遷隱于青城山蜀
王建封為青城先生年八十五尸解去

位尚書

詩韋
公八

十餘位至六尚書五福
惟無富一生誰得如

老福

太平興國宰相張文定
齊賢母魯國夫人年八

十餘太宗召見撫
之曰婆婆老福

貴而且壽

青箱雜記宋張士遜趙
樂張昇皆壽八十六陳

堯佐壽八十杜衍壽八十一富弼壽八十五贈致
政士遜詩曰青雲岐路遊將徧白髮光陰得最多

友

兄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八十公奉
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毋飢乎

天少冷則問曰
得毋衣薄乎

與造物遊

東坡張方平文集序云公今年八十二杜門却掃終

日危坐與造物者
遊於無何有之鄉

八十六粒

張文懿為外洪令一道士熟視文懿項間出藥

十粒文懿餌之道士微笑復取之九十粒即吐道士止
之使再餌復吐其四實餌八十六粒後年八十六未嘗

有一疾
州郡肅然
元史卜天璋天歷三年蜀兵起荆楚
大震復拜山南廡訪使人謂公老也

不行矣天璋曰國步方艱吾年八十恒懼弗獲死所
耳敢避難乎遂行至則厲風紀清吏治州郡肅然

壽考康強

列朝詩小傳申時行字汝默嘉靖狀元為元
輔九年而歸歸二十有二年壽八十考終於

里第壽考康強時時與故
人遺老修緣野香山故事

原九十鮐背

鮐齒
釋名九十

曰鮐背又
九十曰鮐齒

黃耆

凍梨

九十或曰黃耆
又九十曰凍梨

傳經

納訓

濟南伏生年過九十矣失其本經以口傳授尚書國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儆言于國

曰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也必恭恪于朝朝夕以警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

增凌雪

移山

睢陽五老禮部侍郎致仕王渙九十詩云龐眉老叟俱稱壽凌雪喬松豈畏寒

莊子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愚公且九十面山居惡此山將移之操蛇之神聞之告帝帝感其誠

云云原飲食不離寢 有問則就室 九十者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

也注遊出入也九十者天子欲有問則就其室以珍從日秩 九十日有秩注秩常膳也日

修 九十日修喪具 使人受命 九十有君命使人受之注不使拜也 得人不暖

九十雖得人亦不暖矣 有罪不刑 禮記九十曰耄有罪不加刑焉 家不從政

九十者其家不從政

君就言政

八十九十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鄉飲六豆

鄉飲酒禮九十者六豆

增左鬚生角

述異記尹雄年九十左鬚生角長寸半

原

甲卒不預

漢武令民年九十復甲卒注不預甲卒之役

增以賢良名

漢書棘固

齊人治詩武帝立以賢良台固諸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年已九十矣

無影兒

陳留有富

翁年九十取田父女為婦一交接便生男大男謂非父種數年爭財不決丞相丙吉思維良久言曾聞真人無

影老年子亦無影又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裸體此兒獨啼言寒又竝今日中行獨無影方

原百歲就見

倦勤

禮記曰天子巡狩問百歲者就而見之注就見老人

曰耄期倦於勤注百年曰期年已老老倦于政禮之勤

張蒼飲乳

廖氏餌丹

漢書張蒼口中無齒飲乳妻妾以百數曾孕者不復幸
百餘歲乃卒 抱朴子臨沅縣處氏家世老壽或出百

歲或八九十所居宅井水殊赤掘井左右得古人
埋丹砂數十斛丹砂汁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

羅

侯不衰

竇公恒樂

後魏羅結世祖初為散騎常侍遷
侍中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詔聽

歸老太寧中賜東川為居業并為築城即號曰羅侯城
新論曰文帝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百八十歲文帝

奇之問何服食而至此對曰年十三失明父母教鼓琴
日以為常無所服藥餌諱以為恒逸樂所以益性命也

期頤

禮記百年曰期頤注期要也頤養
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孝道

增少昊

少昊

昊在位八十
年年百歲

帝嚳

史帝嚳在位七
十年年一百歲

唐堯

備考堯
未一百歲

年一百
十七歲

虞舜

尚書舜三十登庸五十
在位壽一百一十二歲

夏禹

備考禹
踐位八

歲年百有六

原無老耄

瀨卿記老聃記其年紀時已一百餘歲無老耄之貌

增賜

西域木

洞冥記東方朔從西域還得風聲木十枝長九尺出甜淡上帝以賜羣臣年百歲者此木有疾

則枝汗死則枝折此木五千歲一蒸萬歲一枯朔曰臣見此枝三枯死矣

原上壽為此春

酒稱彼兕觥

詩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又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武伯為祝

淳于奉觴

傳曰公宴于丘梧武伯為祝注祝上壽也史記淳于皐曰奉觴上壽一斗徑醉矣

項莊進爵

呂后反卮

漢項莊入為壽注進于尊者獻無疆之壽漢書呂太后

今人的酌兩卮鶴酒置前今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卮注反翻也

增酌

斗以祈

舉觴相屬

詩大雅酌以大斗以祈黃耄宋史浩字直翁淳熙己巳掛冠歸四

明年八十七女兄年八十二四弟皆高年同氣至親舉觴相屬朱顏華髮咸壽而康繪為六老圖樓參政熙為之

序

鶴髮初生 玉顏常春

蘇詩烹龍為炙玉為酒鶴髮初生十萬壽李白金

骨既不毀玉顏自常春

紅顏綠鬢

金章紫綬

朱文公壽母詩堂中老人壽而

康紅顏綠鬢雙瞳方雜志虞章母太夫人加金章紫綬

梅英點髮

老萊戲彩

壽亭詩梅英飛雪點親髮彙苑老萊子年七十著五彩斑斕之衣以為戲而娛親

啟期三樂

山谷四印

家語孔子遊泰山見榮啟期行旅之野鹿裘帶索抱琴而歌孔子曰先生所以為樂

者何也對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吾既為人一樂也男尊女卑吾既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吾行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吾何憂者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黃山谷

贈張叔和曰我提養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贈君百戰
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

不藏秋毫
心地直

壽比南山

詩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有親舉酒

山谷詩金

玉滿堂空爾為有
親舉酒世上稀

作慶老堂

詳人一

建省壽堂

宋張浚母

秦國夫人高壽淑時知
福州就州宅建省壽堂

簪花上壽

朝野故事淳熙十年孝宗再行慶

壽禮詔舊相史浩陳熙伯立班正月朔旦上
率百官簪花用樂上壽於康壽殿推恩有差

老人四

原一老

詩不愁遺一老

國老

禮記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

室老

禮記大事室老

行

不徒行

禮記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者老不徒食

不為禮

禮記老者不以筋力

為禮

不遺老窮

禮記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而弟達于州巷矣

隆諸長者

禮記

頌翁隆諸長者而弟達于蒐狩矣注頌分也隆多也

方瞳玉面

拾遺記老聃居山有父老五人

方瞳玉面握青筠杖共談天地乃五方五行之精

增大椿

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

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

趨拜強駛

潛確類書趨拜強駛注老而不衰也

三

老

賈山傳養三老於太學

睢陽一老

山堂肆考漢應曜隱睢陽山中與四皓俱被徵曜獨

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睢陽一老

素髮

史記馮唐白首為郎素髮垂頰

三百歲

人

文帝典論甘靈有甘怡廬江有左慈陽城有和儉始能行氣儉能辟穀志號三百歲人

龐眉

皓髮

漢顏駟事詳是以至老注又柳子厚文不遇興河鬱龐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措彙晉之將軍

十日一賜食

山堂肆考漢孔光拜太師平帝詔十日一賜食賜靈壽杖今為省中位坐設几入省

杖用

老當益壯

本傳漢馬援嘗謂賓客曰人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年迫日

索

山堂肆考馬援征五溪蠻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如願

八

十校書

蜀志向朗字巨達潛心典籍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開門接賢引納後進

所

竊已過

蜀志宗預為鎮軍大將軍諸葛瞻初統朝事車騎將軍廖化欲與預共詣瞻預曰吾年踰七十

所竊已過但少一死何求於少年輩而肩胛造門耶

黃髮期

曹子建詩願以黃髮期養生念將老

又曰玉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

八百歲翁

抱朴子孫權時蜀有李河者穴居不食穀八百歲翁

九百歲女

九教山得道羅郁野真誌云此女已九百歲矣

齒危髮禿

任彥昇序

曰齒危駸
禿之老

大耄

陸機詩大耄嗟落暉

何敢便老

本傳宋劉懷珍為江夏王

義恭參軍後見之曰別子多年那得不老答曰公恩未報何敢便老

手寫細書

南史隱逸傳沈

麟士字雲楨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手寫細書二三年滿數十篋

七十克選

魏傳孝文詔曰

山陽公尉元鴻臚卿游明根竝明允篤誠希世之賢也元以八十年宜處三老之位明根以七十之齡可克

五更之選

老尚堪行

彙苑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李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即往見房玄齡曰

吾雖老矣尚堪一行

身老齒宿

唐世說李百藥字重規太宗嘗製帝京篇命其屬和歎其精妙

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

子儀為帥

容齋隨筆郭子儀年八十

餘猶為閔內副元帥

香山九老

白居易序曰居易稱香山居士常與胡杲等宴樂皆高年不仕

者人慕之繪
為九老圖

急景頽齡

李義山詩急景倏云暮頽年
寢已衰沈休文詩苔蒙西山

藥頽齡
尚能度

西夕年

潛確類書李崖拜太保謂其子曰
不可以西夕之年取法於來今也

不煩樞務

山堂肆考宋太平興國八年趙普罷為武勝
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翼日謂宰相曰普有

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不欲
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以詩道意

年老及第

本傳

穎年八十二狀元及第謝啟云皓首窮經
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

一月兩經

筵

山堂肆考宋元祐中文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
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

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宰
相上時彥博年已八十一矣

學者師表

元本傳師律
有尚身為學

者師表數十年海內宗之既以年老力請
還家朝廷復班楮幣七十緡即其家賜之

老人五

原詩魏應璩詩曰古有行道入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
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
內中媼貌醜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辭夜
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又新詩曰少壯
面目澤長老顏色麤麤醜人所惡拔白自洗梳 又阮
瑤詩曰白髮隨櫛墜未寒思厚衣四肢易懈倦行步益
疏遲常恐歲時盡魂魄忽高飛自知百年後堂上生旅

葵 晉張載詩曰氣力漸衰損鬢髮終以皓昔為春月

華今為秋日草 又陸機詩曰軟顏收紅蕊玄鬢吐素

華冉冉逝將老吐吐奈老何 宋鮑照代少年時至衰

老行曰憶昔少年時馳逐好名晨結友多貴門出入富

兒鄰綺羅豔華風車馬自揚塵歌唱青琴女彈箏燕趙

人好酒多芳氣殺味厭時新今日每相念此事邈無因

寄語後生子作樂當及春 增又鮑照在江陵歎年傷

老詩曰五難未易夷三命戒淵抱方瞳起松髓頽髮凝

桂腦役生良自休大患安足保開簾窺景夕備屬雲外
好翩翩燕弄風嫋嫋柳垂道池瀆亂萍蘋園援美花草
節如驚灰異零落就衰老 原梁范泰詩曰枉生竟何
豫未云倏已老華髮飄悴容苦慮棲懷抱疇昔少年時
皆以歸大造 又簡文帝詩曰昔類紅蓮草自玩綠池
邊今如白華樹還悲明鏡前 又孔壽老詩曰盛年歌
吹日顧步惜容儀一朝衰朽至星星白髮垂 增唐劉
希夷悲白頭翁詩曰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

家洛陽女兒惜顏色行逢落花長歎息今年花落顏色

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為薪更聞桑田變為

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

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子須憐半死白頭

翁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

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文錦繡將軍樓閣畫神

仙一朝卧病無知己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蛾眉能幾

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

悲 白居易詠老贈夢得詩曰與君俱老也自問老何
如眼濕夜先卧頭慵朝未梳有時扶杖出盡日閉門居
懶照新磨鏡休看小字書情於故人重跡共少年疎唯
是閒談興相逢尚有餘 又歎老三首曰晨興照清鏡
形影兩寂寞少年辭我去白髮隨梳落萬化成於漸漸
衰看不覺但恐鏡中顏今朝老於昨人生少滿百不得
長歡樂誰會天地心十齡與龜鶴吾聞善醫者古今稱
扁鵲萬病皆可治唯無治老藥 我有一握髮梳理何

稠直昔似青雲光
今如素絲色匣中有舊鏡
欲照先歎息自從頭白來
不欲明磨拭鴟頭與鶴頸
至老常如墨獨有人鬢毛
不得終身黑前年種桃核
今歲成花樹去歲生嬰兒
今年已學步但驚物成長
不覺身衰暮去矣欲何如
少年留不住因書今日意
徧寄諸親故壯歲不歡娛
長年當悔悟又漸老詩曰
今朝復明日不覺年齒暮
白髮逐梳落朱顏辭鏡去
當春頗愁寂對酒寡歡趣
遇境多愴悴逢人益敦故
形質屬天地推遷從不

住所怪少年心銷磨落何處 又詩曰昨日復今辰悠
悠七十春所經多故處却想是前身散帙優游老閑居
淨潔貧螺盃中有物鶴髦上無塵解佩收朝帶抽簪換
野巾風儀與名號別是一生人 又詩曰不與老為期
因何兩鬢絲纔應勉天促便已及衰羸昨夜夢何在明
朝身不知百憂非我所三樂是吾師閉目常閑坐低頭
每靜思存神機慮息養氣語言遲行亦攜詩篋眠多枕
酒卮自慙無一事少有不安時 又九老會詩曰七人

五百七十歲拖紫紆朱垂白鬚手裏無金莫嗟歎樽中
有酒且歡娛詩吟兩句神還王酒飲三盃氣尚麤嵬我
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過二疏傳人數
多於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更應無 薛
逢老去也歌曰惆悵人生不滿百一事無成頭雪白迴
首幼累與老妻俱是途中遠行客匣中舊鏡照瞻明昔
曾鑿我髭未生朝巾暮櫛不自省老皮皺皺文縱橫老
去也爭奈何敲酒盞唱短歌短歌未竟日已沒月映西

南庭樹柯 張籍短歌行曰青天蕩蕩高且虛上有白

日無根株流光暫出還入地使我年少不須更與君相逢勿寂寞衰老不復如今樂玉卮盛酒置君前再拜願君千萬年 柳宗元覺衰詩曰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

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疎髮就種奔走力不任
咄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沈古
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
春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

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 宋梁灝

年八十二狀元及第謝恩詩曰天福三年來應舉雍熙

二載始成名饒他白髮巾中滿且喜青雲足下生觀榜

已無同輩在歸家唯有子孫迎也知年少登科好爭奈

龍頭屬老成 李先與杜秀才詩曰南極多老人及見

九代孫君今古儋州氣質清且溫今年八十二頗覺行

步奔白鬚映紅頰疑是羲皇人 魏野壽寇公詩曰仙

藥寧無種靈椿別有根佇期三入後一品見玄孫 太

子太師致仕祁國公杜衍年八十詩曰五人四百有餘
歲俱稱分曹與掛冠天地至仁難補報林泉幽致許盤
桓花朝月夕隨時樂雪鬢霜髯滿座寒若以睢陽為盛
事何妨列向畫圖看 文潞公同庚會詩曰四人三百
二十歲況是同生甲午年占得梁園為賦客合成商嶺
採芝僊清談疊疊風生席素髮蕭蕭雪滿肩此會從來
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司馬光率真會詩曰七人
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鬪雞非我事紵衣

絲髮且相輝 蘇轍七十餘詩曰年年醉後飲屠蘇不

覺年來七十餘 十二春秋新讀罷五千道德適觀書

明林春澤謝劉中丞商侍御建百歲坊詩曰翠旗谷口

萬松風喘息猶存一老翁詎意夔龍黃閣上猶憐園綺

白雲中擎天華表三山壯醉日桑榆百歲紅願借末光

垂晚照康衢朝暮頌華封 楊廷秀南極老人歌壽叔

父曰淡溪居士登九齡朱顏綠鬢如後生橫拖仙人綠

玉杖倒誦上帝黃庭經璇霄仙籍書姓名丹青染誥金

花綾近來更覺雙眼明
夜抄蠅頭窗下燈
登山臨水兩脚輕
御風騎氣不用行
何人有筆筆無塵
鵝溪一幅為寫真
烏紗白苧坐鼓琴
上有千歲長松青
今威旁舞玄夫聽
箇是南極老人星

增表唐宋璟求致仕表云
臣竊祿簪裳備員廊廟
霜毫生額雪刺滿頭
求歸耕養築墉巖穴
樂太平之世允荷
聖朝

原疏後漢班超上疏曰
蠻夷之俗畏壯侮老
臣超犬馬

齒髮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增序唐白居易九老會詩序曰胡吉劉鄭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於東都弊居履道坊合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靜而思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韻詩一章以記之或傳諸好事者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貫姓名年齒寫其形

貌附於圖右仍以一絕贈之云雪作鬚眉荷作衣遼東

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尤希有何况今逢兩令威

會中遺老

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禪師如滿歸洛年九十五

時秘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

以年未及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 宋錢明逸睢陽五

老圖詩序曰夫蹈榮名而保終吉都貴勢而躋遐耆白

首一節人生所難今致政宮師相國杜公功成自引得

謝君門燕居睢陽與太原王公河東畢卿沛國朱公始

平馮公咸以耆年掛冠優游鄉梓暇日晏集為五老會

賦詩酬唱怡然相得宋人形於繪事以紀其盛昔白樂
天居洛陽為九老會於圖識相傳以為盛事距茲數百
載無能紹者以今況昔則休烈鉅美過之 司馬光者
英會序曰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
圖傳于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再矣皆圖形普
明僧舍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潞國文公留守西都韓
國富公致政在里第皆自逸於洛者潞國謂韓國曰凡
所為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文與地之襲

焉一日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
賓主凡十有二人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
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為樂善無厭也二
公寅亮三朝為國元老其勲業閎大顯融豈樂天所能
庶幾然猶慕効樂天所為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
厭者與光未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
光序其事光不敢辭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七

謹案卷二百五十六第十二頁後三行天子與之
同席而坐刊本子訛王據典畧改

第二十頁前二行侏儒短人刊本短訛之據短人
賦改

卷二百五十七第一頁後四行仲秋祠老人星於
國之南郊刊本老訛南據續漢書改

第二頁後四行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刊本
知訛至據左傳改

第十六頁前六七行范文二鎮舉孔文仲為賢良
按范鎮舉孔文仲事見宋史文二二字疑衍

第二十二頁後五行恒懼弗獲死所耳刊本獲訛
復據元史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王福清

騰錄監生 臣 楊師曾

騰錄監生 臣 朱 烺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八

九八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六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八

人部十七

九流
傭保

奴婢

九流



原儒家者流

藝文志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

重其言於道最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隨抑揚
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
學寔衰此僻
儒之患也

道家者流

詳道

陰陽家者流

藝文志蓋出於

義和之官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
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名家者

流

又云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譽者為之則苟鈞鈇析亂

而已注警訐也工

墨家者流

又云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

弔反鈇破也音匹

以賁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

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

縱橫家

者流

又云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當

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邪人為之則尚詐讓而棄其信也

雜家者流

又云蓋出

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此其所長也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農家者流

又云蓋出於農

稷之官播百穀助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及鄙者為之欲使君臣並耕詩上下之序

小

說家者流

又云蓋出於裨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所作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

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非滅也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兵家者流

又云蓋出

古司馬之職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湯武受命以師克亂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戰國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至成帝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奴婢一

原說文曰男人罪曰奴女人罪曰婢 方言曰秦晉之間罵奴曰侮燕齊之間養馬者及官婢女廝皆謂之娠

女廝婦人給事者

周禮注曰男奴女婢鄭司農注云奴罪隸

也男女同名 又曰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

藁

注云謂坐盜賊則沒入官為奴即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

又曰奚三百人注云

今時侍史官奴婢也 方言曰臧角侮獲奴婢賤稱也

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南

郊凡民男而傭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

臧亡婢謂之獲此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 風俗通

曰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為

官奴獲者逃亡復得為婢

奴婢二

原漢書曰武帝時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

秩 顧譚別傳曰譚為太常錄尚書事徙交州家無私

積奴婢不滿十人 宋書曰太祖欲北討沈慶之固陳

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

等難慶之慶之曰理國譬如理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

陛下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

增齊書曰虞棕治家富殖奴婢無遊手雖在南土而

會稽海味無不畢致焉 王氏彙苑曰劉弘基始病給

諸子奴婢各十五人謂所親曰使賢固不藉多財即不

賢守此亦可脫饑凍 唐書曰肅宗嘗賜玄真子張志

和奴婢二人名奴曰漁童婢曰樵青人問其故荅曰漁

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

又德宗初即位詔曰邕府歲貢奴婢使其離父母之

鄉絕骨肉之戀非仁也罷之 合璧事類曰孔戣拜嶺

南節度使南方鬻口為貨掠人為奴婢戣峻為之禁

唐書曰張廷珪為監察御史會詔市荆益奴婢廷珪上書荆益奴婢多國家戶口姦豪掠賣一入於官永無脫免南北異宜必至生疾此有損無益也 又曰趙憬位

台宰而第室童獲猶儒生家

已上奴婢總裁

原左傳曰斐豹

隸也杜預注云犯罪沒為奴

新序曰昌邑王以側注

冠賜師及儒者後以冠冠奴龔遂免冠歸之曰今以冠冠奴是奴隸畜臣也 史記曰季布為朱家鉗奴 又

曰樂布嘗為人所畧賣為奴賣與燕將臧荼後為都尉

又曰衛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

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青常至甘泉居室有鉗奴相青
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歎曰為人奴隸得免笞罵足矣
安望封侯 增又曰原涉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

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令尹公新視事知涉名
豪欲以厲俗遣兩使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殺涉
涉肉袒自縛箭貫兩耳詣廷尉門謝罪 原漢書曰王
鳳羣弟爭為驕侈奴僮以千數 又曰張安世家僮七

百人皆有手技 又曰王莽時匈奴侵寇乃大募天下
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 後漢書曰彭寵自立為燕
王其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縛著牀上以寵命呼
其妻入劫取寶物又使縫兩縑囊夜斷寵及妻首盛之
馳詣世祖封為不義侯 又曰劉寬嘗坐有客遣蒼頭
市酒遲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
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
故我懼其死也 東觀漢記曰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

母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又曰鄧弘奴醉擊長壽亭長

弘見亭長賞錢五千異日奴得復與宮中衛士忿爭衛

士箠奴弘聞又與五千 梁冀別傳曰梁冀愛監奴秦

宮官至大倉令得出入妻所每見輒屏御者託以言事

因通焉內外兼寵刺史二千石皆謁拜之 風俗通曰

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地餘年十七工書疏

志節為戶曹吏令地餘歸取物地餘馳車馬亡去至丹

陽改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為諸曹吏志節拜揚州刺

史郡衣冠子弟皆出斌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

洟曰斌即使君地餘也斌後為蒼梧太守 三輔決錄

曰平陵孟佗盡以家財賂張讓監奴奴慙問佗所欲佗

曰欲得卿曹拜時賓客求見讓者車常數百乘累日不

得通佗後至諸奴拜迎徑將佗車獨入衆謂佗與讓善

爭以珍物賂佗佗得以賂讓 江表傳曰谷利孫權大

奴也 增魏志曰晉室踐祚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著德

立勲不營產業其以官奴二人賜其家 杜蘭香傳曰

晉太康中蘭香降張碩為詩贈碩云縱轡代摩奴須臾就尹善摩奴是香御車奴曾忤其旨是以為御碩說如此晉書桓伊傳曰晉孝武帝召伊飲帝命伊吹笛伊即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吹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石虎鄴中記曰石勒字世龍上黨郭季子奴也勒未生

之前襄國有讖曰古在左月在右讓言退或入口襄國

字也遂治襄國 前秦錄曰慕容沖進逼長安堅登城

觀之大言責沖曰爾輩奴正可牧羊耳何為送死沖曰

奴則奴矣既厄奴苦欲取爾相代 齊書曰陸澄弟鮮

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為賣券

澄為中丞測與書相往返後又牋與太守蕭緬云澄欲

遂子弟之非未近義方之訓此趨販所不為況搢紳領

袖儒宗勝達乎 續搜神記曰勾章張然滯役在都有

少婦遂與奴通然養一狗甚快後還奴欲謀殺張然張

弓拔刀當戶然大喚曰烏龍狗遂咋奴頭然取刀殺奴

以婦付官 王氏彙苑曰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以

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命斬奴而還

軌首 又曰唐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曰謀

反理不獨成尚有他人謀之豈藉奴告耶乃著令奴婢

告主者斬 唐書曰哥舒翰有家奴曰左車年十五六

有膂力翰善使槍追賊及之以槍搭其肩而喝之賊驚

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丈而隋無不死者左車輒下馬斬首率以為常 王氏彙苑曰李賀出遊常命小奚奴背一古錦囊以隨得句即貯之 山堂肆考曰宋李沆字太初一僕逋宅金數十夕遁去僕有女將十歲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沆大惻然祝夫人曰願如己子育於室及笄擇壻具奩歸之後父歸感佩刻心骨沆病夫婦割股為羹饋之沆薨練經三年以報 又曰宋張齊賢為江南漕日一奴竊銀器數事至

懷中公熟視不問後為宰相廝役多得班行此奴不沾
寸祿乘間泣告公曰爾憶江南盜吾銀器乎吾進退百
官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 燉煌實錄曰張存善
針有奴好逃亡存宿則針縮奴足欲使則針解之 元
史列傳曰羊仁廬江人至元初阿珠兵南下仁家為所
掠父被殺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歲賣為汴人李子
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為良仁蹤跡得母
及兄弟家俱為役尚無恙乃徧懇親故貸得鈔百錠歷

詣各家贖之大小二十餘口復聚居為良鄉里嗟之

又曰俞金杭州人幼被掠賣為劉饒家奴後獲為良自
汴歸杭尋其母及姊得之事母以孝聞 又曰趙一德

隆興新建人至元中被俘至燕為鄭留守家奴歷事三
世號忠幹主阿爾斯蘭以寃被誅羣奴各亡去一德獨奮
曰主家禍吾忍同路人耶即留不去與張錦童詣中書
訴枉狀得昭雪主母太夫人勞一德因分美田廬遣之
一德謝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

而受戮故留以報之今老母八十餘得歸侍養主之賜已厚矣何以田廬為遂不受而去 明列朝詩傳曰李

佑扶溝人早年供青衣之役年三十始折節讀書詩成一家言士夫禮重之 又曰李英以青衣給事南海歐

楨伯遂能為詩士大夫與楨伯遊者皆知李生詩愛而傳之天目山人讀李生詩有句云能詩況在方回上戀主寧言穎士非 又曰馬來如李翰林子田之僕也子田內鄉詩選載其詩八首有為主人稱壽及送郎君省

試之作 事文類聚曰宋杜生善易有亡奴者問所從
曰自此行逢使者懇乞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
值使者如其語使者曰去鞭無以進馬可折道旁菱代
之乃往折菱奴伏其下獲之

以上
奴

原管子曰齊桓公

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曰浩浩乎仲不能知婢子問之
仲曰非婢子所知也婢子曰詩有之浩浩之水育育之
魚未有家室我將安居甯子其欲室乎仲以其言告桓
公 漢書曰傅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

金吾婢八人 東觀漢記曰朱暉為郡督郵太守阮況

當嫁女欲買暉婢暉不與及況卒暉送金三斤問其故
暉曰前不與婢者恐以財污府君今重送欲明已心也

增魏志曰武帝遺令吾婢皆勤苦使著銅雀臺善待
之 又曰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凡風
侍婢百餘人執刀立先主每入心常慄慄 原蜀志曰

劉琰侈靡侍婢十人皆能為聲樂又悉讀書教誦靈光
殿賦 蜀普錄曰閬州參軍王涉有婢笑春紅死涉念

之洒淚爛損犀簾 搜神記曰晉杜嘏家葬而婢誤不
得出十餘年開墓婢尚生云其始如眠有頃漸覺自謂
一再宿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時猶十五六嫁之有
子 又曰諸葛恪已被誅其妻在室問婢爾何故血臭
婢忽然起躍至于棟攘臂切齒曰諸葛恪公乃為孫峻
所殺 語林曰裴秀母是婢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
妬猶令秀母親下食與衆賓賓見並起拜之荅曰微賤
豈宜如此當為小兒故耳於是父母乃不敢復役之

晉書曰烈宗之母本織坊中婢也形長色黑宮人謂之

崑崙太宗以計幸之有身生烈宗 增又曰桓溫自以

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

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潛然泣曰公甚似劉司空溫

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之婢云唇甚似恨薄眼

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

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 又曰干寶父先

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父亡乃生推婢於墓中後十餘

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
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既而嫁生子 原世說曰石崇

富侈厠旁常令婢數十曳羅縠直之 又曰石崇厠有

十餘婢侍列如厠而出各與新衣出多羞不能如厠王
敦往脫故衣著新衣意氣傲然羣婢謂曰此客必能作
賊 又曰祖納字士言少孤貧至孝常自炊爨養母北
平將軍王敦聞而佳之乃以二婢餉焉因辟為從事中
郎人戲之曰奴價倍於婢納荅曰百里奚亦何必輕於

五殺之皮也 晉中興書曰祖約為丞相從事中郎於

府內為婢所傷司直劉隗奏約患生婢僕身被刑傷解

職還家 皇甫謐列女後傳曰會稽翟素受聘未及配

適遭賊欲犯之臨之以白刃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

而辱素婢名青乞代素賊遂殺素復欲犯青青曰向欲

代素者恐被恥獲害耳今素已死我何以生為賊復殺

之 唐書曰李玄道時王君廓為幽州都督朝廷以其

武將不習時事拜玄道幽州長史以維持府事君廓嘗

遺玄道一婢玄道問婢所由云本良家子為君廓所掠
因放遣之 增山堂肆考曰唐楊慎矜父塚草木皆流
血懼問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桎梏而坐林中厭
之會婢春草有罪慎矜欲殺之敬忠曰賣之可市十牛
從之婢入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帝愛其辯慧留侍左右
問所從來婢奏為慎矜家所賣具言敬忠夜過慎矜坐
庭步星夜分乃去帝大怒後王鉷等作飛牒告慎矜有
詔賜死 又曰從事崔郊唐末進士也初有婢端麗善

音律郊寵視之既貧鬻於連帥于頓家得錢四十一萬

寵盼彌深郊思慕不已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

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

後塵綠珠垂淚溼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

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於頓座頓覩詩令召崔生曰此

詩是公作耶遂命婢與生同歸 東軒筆錄曰鍾離君

買一婢以從嫁其婢執箕帚至堂前熟視泣曰幼時我

父於此地穴為球窩導我戲劇也鍾離君曰汝父何人

曰我父兩政前令身死家破流落民間令詢實以書抵許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嫁資先為求婚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奩篋以歸君子可乎許君荅書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願前令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媒以嫁君子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異錄傳曰廬陵歐明商行經彭澤湖每以物投湖中為禮後見湖中有吏著禪衣乘馬云青洪君使要明道至一府舍吏曰青洪感君以禮必有重送者皆

勿取但求如願明從之青洪君不得已呼如願送明去

如願者神婢也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以上婢

奴婢三

原周奚

晉隸

鄭玄周禮注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曰奴婢其有才智者以為奚下詳

一奴婢

遺賈

賜光

史記曰諸呂擅權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相和調

則士豫附陳平結歡太尉以奴婢百人遺賈漢書宣帝詔大司馬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前後賜奴婢百七

十人 鄭泥中 龐竈下

世說曰鄭康成家奴婢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

說康成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荅曰薄言往訴逢彼之怒風俗通曰南陽龐參

少夫其父後居廬里鑿井得錢千餘萬行求老蒼頭使
主牛馬耕種直錢二萬有賓婚大會奴在竈下竊言堂

上母我婦也婢即具白毋使儉問曰是我翁也因下
堂抱其頸啼泣遂為夫婦儉及子歷二十乃刺史七八

人時為之語曰廬里諸
龐鑿井得銅甕奴得翁
沈當問耕
劉使執杼
上詳

二劉謚之與天公錢曰在於建寧之邑
始得數年相疑方得教奴學耕使婢執杼
胡婢善射

夷奴作石

魏三輔決錄曰金禕為郡上計留在許都時
魏武侯使長史伍必將兵衛天子於許都禕

與必善必見禕有胡婢善射必常從請之從也
邑記曰范文夷師奴也以刀斫石障如斬蘆葦後為國

王禮有不為律限多畜

周禮凡人爵者與七十
者與未親者皆不為奴注

有爵者謂命士已上訖七八歲初毀齒者是也
詔諸侯王以下及豪富人多畜奴婢有司條奏諸侯王
哀帝

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人四十人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不在此數犯者以律論過則沒縣官

豈惟炊爨之勞抑亦巾箱之寵苟古今之可徵

雖微賤而何害乃生無恤終因子貴見後子作

殯王父未爽夫賢

以上奴婢總

負續罵兢

後漢書李善字次孫本李

元蒼頭也建武中元家疾疫相繼死沒唯孤子續始生數旬諸奴婢欲殺續分產善傷不能止負續逃亡瑕丘界中親自奉養乳為生汁推燥居溼雖在孩時奉之如長君每事長跪請白而後行閭里感之續年十歲然後與善歸本縣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鍾離意上書言狀世祖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後為本郡太守路經元墓躬自除草洒道自執饗饌祭祀拜辭涕泣而去初班固在竇憲幕府有奴千洛陽令杜兢

車騎吏呵之奴醉罵兢兢大怒時畏憲不敢發
及憲敗賓客皆逮捕繫固固遂死於獄中

陪臺

執事

逃而舍之是無陪臺執煩辱之事

十指五尺

漢書僮手指千比千乘之

家李令伯表曰內無應門五尺之童

增廬兒家僕

漢蕭望之傳王仲翁補大將軍

出入從蒼頭廬兒注漢名奴為蒼頭諸給事殿中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史記與家僕雜居齊處

典琴

執鞭

考晉陶侃家僮千餘有胡奴者不喜

言常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云
此海山使者也因而墮淚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

助勞

怙勢

晉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

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可善遇之唐劉子
華為昭應令宰相元載有別墅以奴主務自稱郎持怙

勢暴縱粗賦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謁
狀付獄發其宿罪杖殺之一邑震伏

作車 鋤藥

韓愈送窮丈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奴星
韓奴名 唐施肩吾詩鋤藥催老叟焚香呼小青

癩鬚

蓬首

見後王褒辭 輟耕錄許魯齋在中書日
命牙僧僱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閑禮節

者進却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
一蓬首始面愚駭之人來遂用之

易酒

取漿

唐陽城嘗

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於路城怪其不還與
弟迎之未醒城乃自負以歸及醒謝罪城曰天寒而飲

何青馬 唐竇軌戒家奴無出外忽遺奴取漿
公厓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

特愛

感恩

漢霍光監奴馮子都有殊色光愛幸之常
與計事頗扶權傾都邑 下詳奴婢一

愛

才 化德

唐蕭穎士有奴事穎士十年嘗楚嚴慘或勸
其去荅曰非不能去愛其才耳 唐陽城值

歲飢屏跡不過鄉里屑榆為粥講論不輟有奴都
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

原

舍人斷席

平頭提箱

史記任安為衛將軍舍人過平陽主家主家設食與騎奴同席

而食安拔佩刀斷席別座古詩曰足下絲履五文章平頭奴子提履箱

增引泉灌蔬

接水釀酒

見泉酉陽雜俎魏賈珩有蒼頭善別水常今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經宿

色如絳以釀酒名崑崙鷓芳味世所絕有

訴主藏甲

買奴置田

唐本傳大理御

馬曙有屏鎧數十具懼而瘞之奴王慶以怨告曙藏甲與謀按之無他狀竟投曙嶺外慶免罪魏暮引律固爭

乃論慶死史記李布楚人也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迺髡鉗季布之魯朱家所賣之

朱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置之田

不肯酤酒
何事執燭

見王褒僮約後魏

甄琛舉秀才入都嘗與客弈碁蒼頭執燭或睡則加杖
奴曰郎君若為讀書執燭不敢譁今博弈是何事也琛

大慙遂研習經

執鑪

添香

詳考漢尚書郎入直給侍也二人選端正妖麗

者執香鑪護衣服
下見後詩

主爨

掌牋

上詳奴婢一
潞州節度使薛嵩有青

衣紅線能彈阮咸通經史
嵩遣掌牋表號內記室

原翻羹汚衣

覆酒就杖

東觀漢記曰劉寬性簡畧夫人試寬志何當朝會裝嚴
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

語曰羹爛爾手乎
列女傳曰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
於鄰主父還恐覺之為毒藥使婢進之婢私曰進之恐

殺主父告之恐殺主母因僵覆酒主父怒而答之妻恐
婢言之因他故過欲殺婢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弟

聞之復以告主父主父放其妻
將納婢辭以自殺乃厚幣嫁之

增吹篴降羌

肆考後魏河間

王璵為秦州刺史諸羌叛屢討之不降有婢曰朝雲善吹箎王令朝雲假為貧媪吹箎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即相率歸降秦人語曰使馬健兒不如老使吹箎

焚券遣歸

質錢許贖

曰

唐羅遜嘗有以婢遺之者遜問所從來荅曰女兒九人皆為官所賣留者獨老母耳遜慘然焚券召母歸之彙苑柳子厚為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如子本相作則沒為奴婢子厚為設方計悉令贖歸以上

婢

奴婢四

原改曰私屬

漢書王莽曰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籍今改令婢曰私屬禁不得買賣也

灸灼

光武詔敢灸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灸灼者為庶人

拘制

人詔吏人遭亂為青徐賊所掠

賣為奴欲恣聽之敢
拘制以掠人論也

詔殺者罪

又詔天地之性人為
貴殺奴婢者不得減

其除傷人律

又除奴婢射
傷人棄市律

廝臺掠民

唐安樂公主
與長寧定安

三家廝臺掠民子女為奴婢左臺御史奏從一縛送獄
主人訴帝為手詔諭免從一曰陛下納主訴縱奴騶掠

平民何以治天下臣不忍屈陞
下法以衛生也以上奴婢總

著丹書

傳斐豹隸也
著於丹書樂

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曰苟焚丹書我殺督
戎宣子喜曰所不焚丹書者有如皎日遂殺督戎注豹
犯罪沒入官奴
操筆出主 戰國策楚公子微服過宋
以丹書其罪 門者難之其僕操筆而罵

曰隸也不力
門者出之

告官

田儋陽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
謁殺其奴注古者殺奴婢皆告官

如不告
者罪之

為奴報讐

史記樂布為奴於
燕為家主報讐也

八百人

又司
馬相

如傳卓氏富家僮八百人

誤殺子

東漢宋則為鄢陵令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絕矢激談

中子即死奴抱頭就戮則察而恕之

匿主子

本傳晉祖述有胡奴曰王安者逃甚愛之及逃子紹

之誅安歎曰豈可使士稚無後乎乃往就市觀刑述庶子重道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為沙門

善文章

晉書却惜字方回有蒼頭善知文章王羲之愛之每稱奴於劉惔惔問何如方曰羲之曰小人

耳何得比却公惔曰不如方回故常奴耳

有士風

雄翹嘗為石崇蒼頭性廉直有士風潘岳見而

稱異勸崇免之乃還絳里

二百歲

世說云并州刺史畢軌送故漢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二

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

增崑崙奴

漢武帝寵一崑崙奴嘗以杖擊羣臣

善騎

射

唐王毛仲父坐事沒為官奴生毛仲長事臨淄王王出潞州有李守德者為人奴善騎射王市得之與毛

仲並 **銀杯羽化** 唐柳公權善書公卿贈巨萬多為主藏
奴海鷗龍安盜用嘗別貯杯盃一苟識

滕如故而器皆亡奴妾言正測者 **待以忠信** 宋程明道雖奴

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 婢必待以忠信嘗自澆澗遣奴持金詣京師奴無父母
妻子同列聞之昏駭且誦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眾咸

歎 **守主不離** 涑水記聞王遠者屯田郎中李墨僕夫
也事墨久既而去墨應募為兵墨入扈

日軍凡十餘年會墨以子學妖術父子械繫御史臺上
怒甚治獄急墨平生親友無一人敢納問之者遠旦夕

守臺門不離四十餘日墨坐殿恩州別駕諸子皆流嶺
外從者皆辭去數日墨恚恚死旁無家人達使守其

屍為治喪事哭如親父子殯墨 **原侍史** 周禮女酒女
於城南僧舍然後去以上奴 漿女遵女醢

女醢女幕女鹽注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 **女祝** 女婢
官為奴今之御史官婢也以巾覆物曰幕 曉祝

之事

女史曉

女工曉

子必貴

史記姑布子卿見無鄉曰此真將軍

也簡子曰此母賤翟婢也曰天之所授母雖賤子必貴也

贖父

又曰太倉令淳子公將刑少女緹縈

上書請沒身為奴贖父死罪

隨軍

後漢書馮緄為車騎將軍平定荆州振旅還京監軍張敞承宦

官指奏紀將傅婢二人戎服自隨

認盜紫金

別傳後漢梁冀認士孫奮母以為守藏婢盜白

珠紫

累騎

世說阮咸素愛幸姑婢婢從姑去時方有客咸借客馬追姑家婢既反與婢累騎而

還客

妖可滅

晉書郭璞愛主人舍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三斗繞主人舍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

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即滅主人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勿爭價妖可滅主人

從之璞陰使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井中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井中主人悅璞乃攜婢而去

丸

藥

陳壽居喪使婢丸藥
客見之沈累數年

歌團扇

晉樂志團扇歌者中
書今王珉與嫂婢有

情愛甚篤嫂篋婢過苦其婢素
善歌而珉好把團扇故製此歌

增著約令還

肆考李
德裕鎮

蜀時蜀人多鬻女為人婢德裕為若科約凡年十
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令還其父母

詐

疾送還

小說柳仲郢鎮西川日嘗怒出婢鬻於大校蓋
巨源宅蓋臨街呼膏練者親於東內手揣厚薄

酬酢可否婢於窗隙偶見因作中風狀夫聲仆地因令
送還既出外舍或問之婢曰我曾服事柳家郎君豈忍

更事賣綰牙郎

耶 以上婢

奴婢五

原詩晉張翰周小史詩曰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

五如日在東香肌柔澤素質參紅團輔圓頤莖白芙蓉
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車隨風飛霧流煙轉側倚靡顧
盼便妍和顏善笑美口善言 劉夷道詠死奴詩曰丹
籍生涯淺黃泉歸路深不及江陵樹千秋常作林 唐

喬知之綠珠篇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
此日可憐只自許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
恆將歌舞借人看意氣豪雄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
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傷鉛粉百年離別在高樓

一代紅顏為君盡

增温州刺史朱褒悼亡奴詩曰魂

歸冥漠魄歸泉只住人間十五年昨日施僧袈帶上斷

腸猶繫琵琶

絃

唐人亡者過七日則以其衣物施僧事見揚氏喪儀

杜甫示獠

奴阿段詩曰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

入夜爭餘瀝豎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回白首傳聲

一注溼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 白

居易誚失婢詩曰宅院小牆庫坊門榜帖遲舊恩慙自

薄前事悔難追籠鳥無常主風花不戀枝今宵在何處

惟有月明知 前題劉禹錫和曰把鏡朝猶在添香夜

不歸鴛鴦拂瓦去鸚鵡透籠飛不逐張公子即隨劉武

威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衣 韓愈詩曰玉川先生洛

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累頭一婢赤脚老

無齒 宋黃庭堅余成詩并序曰役者余成忠信不貳

事鄙八年未嘗見其過其畏得而好德畏不善而慎罰

躬行而心安樂問其部位蓋自其少時至於今役六十

年矣猶一日也察其私持廉甚謹而遠名吾嘗與僚友

論其人雖古之學問士大夫木強而厚於德如第五公

胡威未能遠過此也其人豈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

謂之學矣者乎吾貧不能脫其役與之同歸江湖之上

因作詩以識愧云丹籍生涯無列鼎白頭忠信可崇城

自非車騎將軍勢愧使王尼常作兵

按王尼晉人嘗為兵在大將軍幕府

洛中名士皆與人大將軍聞之遂得離兵

劉克莊老奴詩曰少賤腸枵破

褐單傍人門戶活飢寒自從毀齒初成券直至長鬚尚

不冠冷炙時霑筵上餒秃芒旋埽白邊殘他時縱取封

侯印僅得君王踞廁看 明楊基贈跛奚詩曰人笑跛
奚蹙我愛跛奚跛螭雖百跂連躄亦一足可履平疑履
齧歷險若箕箒立如鷺聯拳行類蹙魃魃形欹羣長前
肩脅鞬短左非斲涉寒脛豈別獻玉踝附婁涉水阨晒
卻構兵禍疾同哀駘佗怒及趙女媧觸屏屨思倚守戶
每得坐戒奚勿躁步世路方坎珂

原賦後漢蔡邕青衣賦曰金生砂礫珠出蚌泥歎茲窈

窕產於

一作散在

早微盼倩淑麗皓齒蛾眉玄髮光潤領如

螭蟻縱橫接髮葉如低葵修長冉冉碩人其頎綺袖丹

裳躡蹈絲屣盤跚蹠蹠坐起低昂和暢善笑動揚朱唇

都冶斌媚卓躒多姿精慧小心趨事如飛中饋裁割莫

能雙追關雎之潔不蹈邪非察其所履世之鮮希宜作

夫人為衆女師伊何爾命在此賤微代無樊姬楚莊晉

妃感昔鄭季平陽是私故因錫國歷爾邦畿雖得嫵婉

舒寫情懷寒雪繽紛充庭盈階兼裳累鎮展轉倒頽吻

昕將曙雞鳴相催飭駕趣嚴將舍爾乖矇冒矇冒思不

可排停停溝側噉噉青衣我思遠逝爾思來追明月昭
昭當我戶扉條風狎躡吹予牀帷河上逍遙徒倚庭階
南瞻井柳仰察斗機非彼牛女隔於河維思爾念爾愁
馬且飢 張安赴請青衣賦曰彼何人斯悅此豔姿麗
辭美譽雅詞斐斐文則可嘉志鄙意微鳳兮鳳兮何德
之衰高岡可華何必棘茨醴泉可飲何必滌泥隋珠彈
雀堂谿刈葵鷄雛啄鼠何異於鷓歷觀古今禍福之階
多由孽妄淫妻書戒牝雞詩稱哲婦三代之季皆由此

起晉獲驪戎整壞恭子有夏取仍覆宗滅祀叔肝納申

聽聲狼似穆子私庚豎牛餒已黃歇之敗從李園始魯

受齊樂仲尼逝矣文公懷安姜誚其鄙周漸將衰康王

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一作性不雙侶但

願周公妃音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

冠篇首晏嬰潔志不顧景女及雋不疑奉霍不受見尊

不迷況此麗豎三族無紀綢繆不序嬖行索妃旁行求

偶婚無媒理宗廟無主門戶不名依其在所生女為妾

生男為虜歲時酹祀詣其先祖或於馬廐廚間竈下東
向長跪接神觴酒悉請諸靈僻邪無主多乞少出銅丸
鐵柱績繒纒總皆來集聚姁婉歡心各有先後臧獲之
類蓋不足數古之贅壻尚猶塵垢況明智者欲作叔父
勤節君子無當自逸宜如防水守之以一秦穆思讐故
獲終吉

原牋 喬道安與天公牋曰奴曰高安兩手並殘指如
竹筒畏風惡寒小者家生厥名曰饒腹中瘕堅大如飯

管飽食終日不能作勞借一小兒僮公吳母近因冬節
暫詣其舅狗咬其脛肉落如手擘觔徹骨跂而不愈長
婢來成左目失明動則入井已死復生次婢良信有桓
公司馬之疹行步雖曠了無前進隱疾難明辭不盡韻
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驚麀言語嘍厲聲音駭人唯
堪驅雞茲無所役遣詣阿稽復被狗咋困熟如泥

原書梁簡文帝荅安吉公主餉胡子書曰方言異俗極
有可觀山高水遠宛在其邈不使去來執轡媿彼青衣

正當出入燒香還依丹轂豈直王濟女奴獨有羅袴方
使樂府行胡羞論歌舞垂膝新奇伏增荷抃

原辭前漢王褒責髯奴辭曰我觀人鬚長而復黑冉弱
而調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因風披靡隨
風飄颻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
約之以紺綫潤之以芳脂芊芊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
曜黝若元珪之垂於是搖鬚奮髭則論說虞唐鼓鬢動
鬣則研覈否臧內有瓌形外闡宮商相如以之都雅頡

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髯既亂且赭枯槁禿瘁劬勞辛苦
汗垢流離汙穢泥土儻囁穰孺音與與塵為侶無素顏可
依無豐頤可怙動則困於總滅靜則窘於囚虜薄命為
髭正著子頤為身不能庇其四體為智不能御其形骸
癩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釐
為子鬚者不亦難哉

原約漢王褒僮約曰蜀郡王子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
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提大杖上冢巔曰大

夫買便了時但約守家不約為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
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即決賣
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淵
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
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髻奴便了決賣
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歸食了洗滌
居當穿白縛帚裁孟鑿井浚渠縛落鋤園研陌杜埤音
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乘馬載車蹠

坐大叟下牀振頭垂鈎刈芻結葦臘纊沃水酪佐醢

音祖

醢音莫織履作麤黏雀張烏結網捕魚繳鴈彈鳧登山射

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鴈鶩百餘驅逐鷓鴣鳥持捐牧豬

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常潔

一作堂無

餽食

音何

馬牛鼓四

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陂隄杜疆落葉披椽種瓜作

昨音瓠別茄披蔥焚槎發疇壑集破封日中早蕞

音衛雞鳴

起春調治馬驢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

舖音甫滌盂整案園中拔蒜斲蘇切脯築肉曠芋膾魚鱖

鬻烹茶盡舖已而蓋藏關門塞竇餒豬縱犬勿與鄰里
爭鬪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唇
漬口不得傾盃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侶舍後有
樹當栽作船下至江州上到煎主為府掾求用錢推訪
惡敗梭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為婦女求脂澤販於
小市歸都擔泉轉出旁蹉牽犬販馱武陽買茶楊氏池
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姦偷入市不得夷蹲旁卧惡言
醜罵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交精慧不得

癡愚持斧入山斷槩栽棘若殘當作俎机木屐及彘盤

焚薪作炭礪

力羅反

石薄岸治舍蓋屋書削代續日暮已

歸當送乾薪二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穫十月收豆多

取蒲苧

音竹

苧作繩索雨墮無所為當編蔣織箔植種桃

李梨柿柘桑三尺一樹八尺為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

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振門拄戶上

樓擊鼓荷盾曳矛環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

力索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

一作常

春一石夜半無事浣

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當關白
奴不聽教當答一百讀券文訖詞窮咋索佗佗扣頭兩
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玉大夫言不如早
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為王大夫酤酒不敢作
惡

增文宋黃山谷詔跋奚文曰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
婢無所得乃得跋奚蹠跣離䟽不利趨走主人不悅廚
人怒罵黃子笑之曰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

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霧溼而歸不
亡一羊在其指揮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
有所宜呼跛奚來前善為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乎
能與羣狙賦芋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
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閨門之內固無事此今將詔若
可為者晨入庖舍滌鑄滄釜料簡蔬茹留精去穢鬻肉
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洩如截肪煮餅深注湯和糜勿
投醢齏白晚用薑蔥深不用焦旋菹不用黃飯不欲著

牙揚盆勿駐沙姨媼臨食爬垢掩髮染指舐杓喂哉懷
骨事無大小盡當關白凡前之為汝能之否跛奚對曰
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為雖勞何咎黃子曰若是
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無不滿意

傭保一

原史記曰荆軻死高漸離變姓名為人傭保作於宋子
縣名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不能去彷徨從者告
其主使擊筑一坐稱善又曰欒布與彭越為家人

鷓冠子曰伊尹酒保立為世師 增後漢書曰公沙穆

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吳祐賃舂與語大驚

遂共訂交於杵臼之間 又曰杜根字伯堅永初時鄧

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帝長宜親政上書直諫太后大

怒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

行事人使不加力載去城外得蘇因逃為宜城山中酒

家保積十五年酒家知賢厚敬待之 元史列傳曰郭

回素貧年六十無妻奉母寄宿神祠中營養甚艱母卒

回傭身得錢葬之 明詩小傳曰谷淮字文東客於淮

陽傭書穉而秀頗好博覽仿文徵仲書法給事澄江張

學士家

傭保二 傭賣附

原傭耕

賃載

陳勝

少時常與人傭耕較耕隴上而歎

鄭莊字當時征勾奴招四夷天下費

多財用亦屈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僦賃多滿負以此陷罪貶為庶人注僦賃受雇賃而載言當時保賃具

賓客於司

轉移

救助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九曰聞民無常職轉移執事注

農載運

聞民謂無業者轉移為人執事聞人若今之傭人又云移用其人轉相救助

揆日

計傭

廢事 食力 揆以時日 計其功用 原傭賣販

繒

燒磚

灌嬰 王高 畫則 傭賃夜則燒磚

傭保三

原賃春

梁鴻字伯鸞 賃春

傭書

後漢班超 貧常傭書

賣傭

彭越為家人時窮困

賣傭於齊 為酒家保

僕賃

傅申 鮮虞 僕賃於野

飽食而已

魏焦先自有 一蝸舍淨埽

其中呻吟獨處 飢則為人 客作飽食而已 不取其直

誦書亦徧

吳闕澤貧常為 傭書以供紙

筆所寫既畢 誦之亦徧

增借書

元史趙弘毅字仁卿少好學家 貧無書傭於巨室 晝則為役夜

則借書讀之或閱其志 但使總其事而不役焉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八